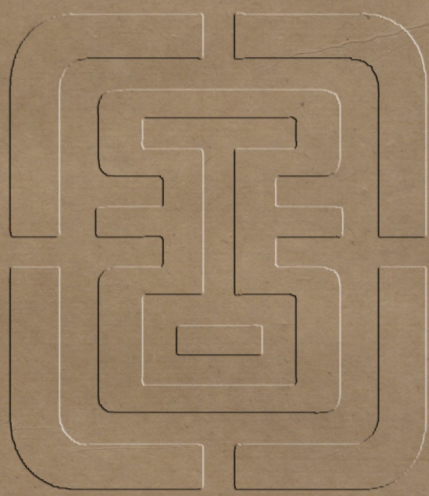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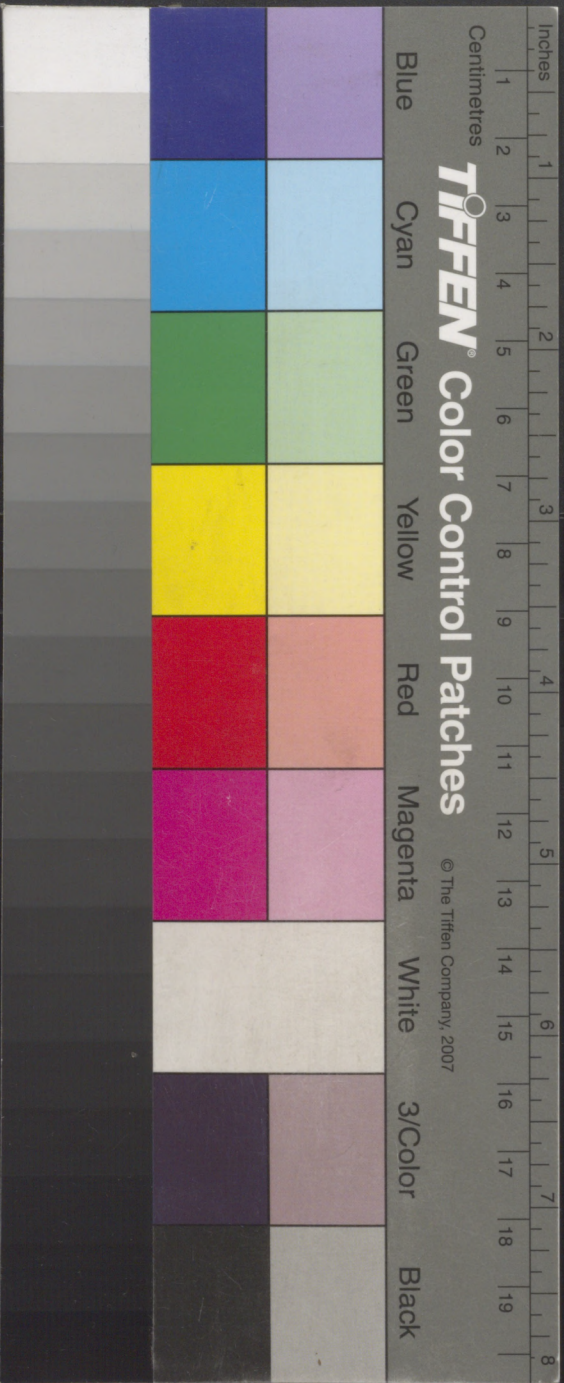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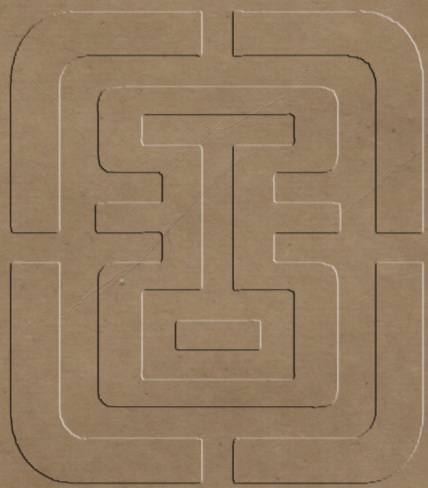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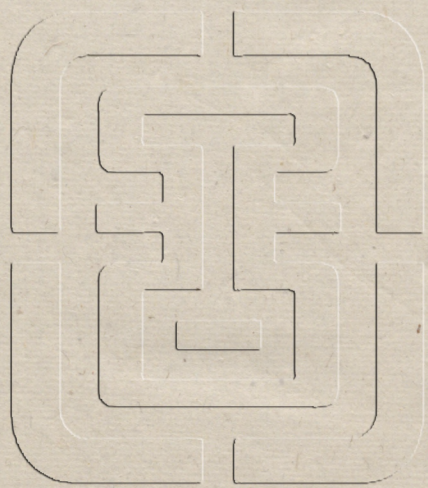
6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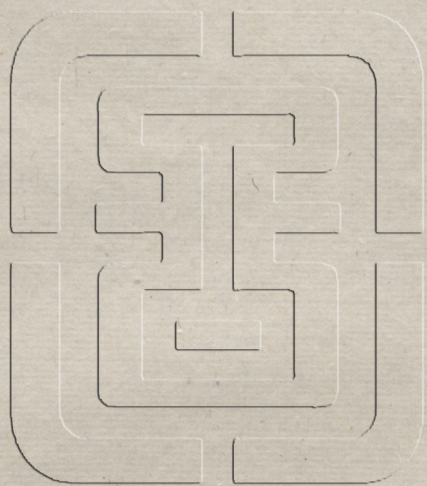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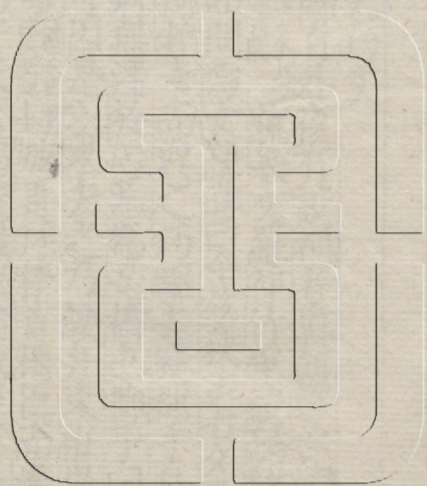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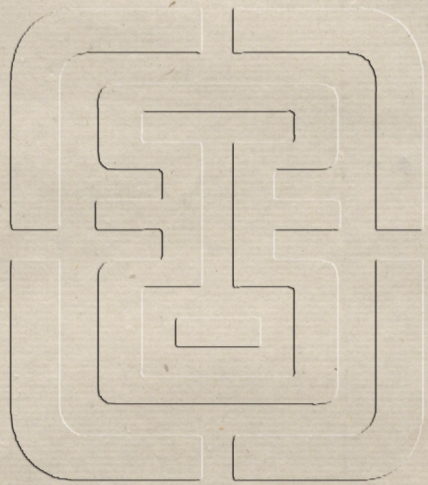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

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騷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備云後諸延切字佛極饒馨香也備云後之然之善

二切以極火與疏果交羅柿竹垂絃也備云後之然之善

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正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

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絳縫製細

古切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

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

偃儂將事備云後諸延切字佛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

天孫專巧于天輶輶璇璣輶音交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

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

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天津九星儷於神夫于

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河靈氣

翁欬切勿效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由聽臣

之言包舍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

龜螺蟀切下音龜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伴為

狂房羊從倫也局東為誦吁吁為許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

必得宜周旋獲笑頭倒逢噓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

利抵巇義山險也中心其憤為彼所奇忍仇伴喜悅譽遷隨

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懼疑貶名絕命不負所

知抹嘲似傲貴者塔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

譎詭令臣縮瑟切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

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狴音陞又遠迷也臣到百

步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群

掉尾百怒一散出途昏險擬步如濛左低右昂鬪冒衝突鬼

神恐悖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一獨何工縱橫不恤

非天所假彼者焉出獨當於臣怕使玷黜水鳥奮驚恣口所

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裡中心原膠加鉗夾鉗其

伴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陰肇背流血音一

辭莫宣胡為賦投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瓊碎排偶抽黃對白

吟哢飛走吟音奔吟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

手觀者舞佻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巖昏莽鹵撲鈍

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又旁羅萬金不驚髮帛跪呈豪傑投

棄不有肩臍頰臍音目噉唾曾歐歐音吐大赦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異獨何

酷斂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

心規以大圓按去呐舌訓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
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鬢楚詞云突梯滑稽突梯通俗
申舒兒卷音拳齋音切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制五國
國以為連被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
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輿朱裳輿音手持絳節而
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
恥誦貌淫辭靈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
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汗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
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華泣拜放受初悲
後擇抱拙終身以死誰傷

罵尸蟲文并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同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曰

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譏于帝以求饗西陽雜俎上尸清姑
人五載下尸血姑代人背命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天
死柳子特不信曰特字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
者一本无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虫縱其
狙詭善詐故以鳥各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倏之以饗
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虫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
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可惡不作然
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虫之說為文而
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一本作自陰幽跪反而寓乎人

說本作以賊厥靈膏育是處兮不擇穢卑音音也潛觀默聽

兮導人為非一本作窺冥持扎牘兮搖動禍機卑飯拳縮

兮宅體險微失色注走離兒顏色不自得也

以曲為形以

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誦誣為族類以中正和
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闢為安佚譖下謾
上譏官謾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脫竊出
走譏于帝遽入自屈暴然無聲鼻音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
人之恤彼脩蝟恙心胡一作蝟短蟻穴胃蟻如消去
外搜疥癘下索癘痔癘力開切頭腫侵入肌膚為已得味世
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却殺聚毒攻餌注謂請刮去膿肉殺
其惡為食謂以藥食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
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合汝謹愚叱付九閔貽虎豹食下民
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汝汝之生速滅汝之
精萃收震怒周語萃收將劫雷霆擊汝鄧都羅道書北都
鬼都也北帝之糜亂縱橫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顯明
害氣末革厚人之生豈不神且聖歟祝曰初七石蟲逐

禍無所伏下民百禄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
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凡文

后皇植物楚詞九章后皇嘉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

巨為棟楹楚詞后土皇天為闡闕外隅平端中室謹節一本節度焉以几特

各切周礼室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

古式斷茲揉木以限肘腋款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居

殖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違息余胡

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

地境垓堯苦文切反特煥冥辭悶結盈一本瘡蹇艱難音

作蹇一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一本瘡蹇艱難音

憑嶺岼五音橫下含蠋孕蠹木中蟲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

售其蟠前陽傳蟠本云云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

吾悲乎天形汝軀乎一本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骨惟

行之行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頤一本其腹次且上

坳物下塞鼻鉤牙出棒居蓄怒而蟠街毒而趨志蕪害物

陰妬潛狙伺之字本作觀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為毒為蠅

豈音吐焉可得已凡汝之為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

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咄舌搖尾咄音吐而兼

切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雍吾庭音

穴隙不萌吾楹譬吾垣音嚴吾局俾與草不植而

而行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

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為矣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

扶擊也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交農夫執耒不幸

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

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
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類一作陰陽爾造化
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歎

憎王孫文并序

後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後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

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

則內其柔弱者雖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

嘯呼群萃然後食術術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

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音上音下音

嗜疆疆音子音伯音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

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

攘木實未熟輒齧投注下音劫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
嘍音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

后皇庇人兮敬授群材大施博學兮小蔽章業各有攸宅焉
時闔而開火炎爲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兮日十蕪
而窮災朝儲清以煦遂兮名揚覆而爲灰焚傷羸老兮炭死
童孩叫號寒突兮戶駭人哀祖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收孽
暴兮左哀三年注混合妖台民氣不舒兮僊路顛類僊路
出二期休炊息燎兮伏煨煤門憂晦黑兮啓伺軒回若墜
之天兮作盛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已問之禹書畢
方是崇崇音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已問之禹書畢
此下地父皇所愛兮傑死無貳陰幽形菊毒兮陰險詭異
汝今不懲兮衆愆咸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
回祿奔氣火正回祿火神大陰翊威兮玄真行事陰之神汝
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術巧莫救汝死黥知亟去兮愚乃止
此高飛兮翔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

卒歲皇不怒兮求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李商
翁資暇錄云宜讀爲零津令而後捷也
善走与雷相疾使故云如此鬼之疾使也

辯伏神文并序

余病瘵且瘳瘳謂飢切瘳內結病瘳其季謁醫視之曰唯伏
神爲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
觀其滓曰吁蓋老芋也彼醫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憎也而
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忡然慙慙然憂慙慙加推是類也以往
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辯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啟開滯結兮
醫音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陌常休嘉訢合兮孟其切
丞也孔詔云天地訢合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
殆云讀曰真音殆於理兮榮衛蹇極伏孟積塊兮史倉公傳陽虛侯病痺悽
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活之市兮欣焉有得滌濯

襲亨兮專恃爾力及增予疾兮昏憤馮塞馮音韻胡對切余駭其

狀兮往尤于醫徵淳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

躡鴟躡音存鴟外脂處身猥大兮善植圩卑受氣頑昏兮陰

僻歌危亦作歌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

緣砥緣音直其切子維音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夫伎害

兮音實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

外澤而夷夷音義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慎觀

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晝而

為詞兮願寤來者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文

螭投之江曰一本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想

螭文并序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天殤終何為兮堆山醜江醜山音

劫劫音分也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祗

兮父母孔愛妻子嚆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波激湘流湘音

激水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

戚叫號閭里思兮竟其安游觀湘紫兮紫音膏血是利私自肥兮

形決目潛伺窺兮窺音膏血是利私自肥兮

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教嬉

兮洋洋往復流委迤兮迤音惟神高明胡縱斯

兮茂棄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砥兮舟者欣欣游者

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牲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懇將

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并序

零陵之氓本零陵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

相水中濟船破皆游一本游字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

曰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嘗千錢重是以

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

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

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

蕩而無舟蕩不讓祿以辭富蕩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

無如蕩方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順而滅管蕩方極頭者蕩不欲釋

利而離蕩尤蕩呼號者之莫救蕩方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髮

以舞蕩方蕩理俛俛而焉游蕩方蕩良切蕩龜龜直

進以爭食蕩方蕩魚鮪族而為羞始貪贏以蓄厚蕩方蕩終負禍而懷

離前既沒而後不知懲蕩方蕩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

方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方姑指幸者而為謀夫人

固靈於鳥魚方胡昧尉而蒙鉤方大者死大方小者死小

善游雖最方卒以道天與害借行方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

方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方專利滅榮方而不知大進

豺狼死而猶餓方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貧貨而無知方無一

賢方然而來注方目方不明方故與彼咸謚為氓死者不足哀方冀

中人為余再更方平方噫

招海賈文方音

咨海賈方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方泊

顛倒日月龍魚傾側方神怪墮突滄茫無形方往來遽卒方卒

聰陰陽開闔方氛霧滃渤方滃渤方孔切方君不返方逝恍惚方無

字方與方舟航軒昂方下上飄鼓騰方曉方又鼓角切方疾去

虎方曉音方堯方魚方萬里一觀萃入泓切方卒方安切方於交切方

視天若敵即敵奔竄出扑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

怒更音庚山海經云天吳水伯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

返兮終為虜黑齒棧齧鱗文肌鱗魚中切齒齧三角駢列

兮耳離披反斷义牙踔嶽崖斷魚中切齒齧沒互出謹遨嬉臭腥百

蛇首掃鬣震豹皮嶽字作嶽群沒互出謹遨嬉臭腥百

里霧兩瀰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弱一本其下不極投

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疑疑魚力君不返兮卒

自賊怪石森立函重淵高下冽置滔危顛顛起也崩濤搜疏

刻戈鋌鉞時連君不返兮善沉顛顛起也其外大泊淫齋

淪淪音平水名君不返兮善沉顛顛起也其外大泊淫齋

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疊疊音泯泯超忽紛盪沃

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湯音舳舻乘解稍若木音巨鼉領首

齟齬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畜貨號風雷海音巨鼉領首

立山頽偃狂震纒翻九垓纒音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

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音

上黨易野恬以舒易以舒切蹈躒厚土堅無虞躒忍以如

歧路脉布弥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

擊鮮恣歡娛仙也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

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范音呂氏行賈南面孤音

賜音大賈人也封弘羊凡計登謀謀音黃監大治九卿居

東郭音陽大治武帝時皆為大司農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

爭下車道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咨海賈兮賈尚

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

來兮寧君軀

以威傲兮茲固始而違安殺身之匪予威兮閔宗周之以
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鬼子之肆誕兮咄皇
覽以為護評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
以致憤兮卒類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黠寥廓而殄絕
不黠賦切竭馮雲以狃慙兮終具具以齶結翳前黠切怯耻
又音至也 欲登山以號呼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汨涸其不化
兮形凝水而自慄韻切又音巨圖始而慮未兮非大夫之
操階瑕委厄兮固表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
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與為友本无比干之以仁義
類兮韻切無韻切緬途絕以不群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
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
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乎忠
甫更林乎字下

甲在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子再民州剛求先生
之汨羅兮韻切願荒忽之顧懷兮韻切冀陳辭而有光一作明先生之不從世
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韻切遭曲孔戎韻切雞啾韻切孤雄束味韻切
進御羔裘與袖同左韻切哇咬環觀兮韻切蒙耳大呂生鳥然交韻切董喙
伊要音憂味哇咬環觀兮韻切蒙耳大呂生鳥然交韻切董喙
同韻切切韻切哇咬環觀兮韻切蒙耳大呂生鳥然交韻切董喙
以為羞兮焚弃稷黍韻切觀兮韻切蒙耳大呂生鳥然交韻切董喙
庭之不處升音階韻切藉韻切穢兮韻切徐若繡繡韻切攘折火烈兮韻切娛嬉笑
舞韻切之韻切不韻切處升音階韻切藉韻切穢兮韻切徐若繡繡韻切攘折火烈兮韻切娛嬉笑
鞠韻切之韻切不韻切處升音階韻切藉韻切穢兮韻切徐若繡繡韻切攘折火烈兮韻切娛嬉笑
充耳日韻切是韻切以韻切規韻切焉韻切也韻切匿重痼以諱避兮進韻切俞韻切緩韻切之韻切不可韻切為
古韻切之韻切良韻切賢韻切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鐵石而從之韻切砥韻切也韻切但韻切仲

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一本去下柳下惠之直道兮又

焉往而可施兮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

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政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

忍立而視其簞登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

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悃兮滔大故而不貳謂胡本切

沉璜鑿佩兮孰幽而不光聖於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一

兮渙余涕之盈眶音孫惠暗向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

揮霍夫雷電兮苟為是之荒茫耀燿辭之曠朗兮世果以是

之為狂音善好也又奢貌音善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

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評忠誠之既內激

兮抑銜忍而不長羊為魚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羊音

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臧音周易左傳皆有兩音

唯詩釋文獨音韻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
服善也下惡也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嫻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
可忘

弔樂毅文一作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

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鸞兮風雨萃之軍亡其軌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

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

顧傍徨謂田單反捕賊行燕復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

專直兮不應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

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

之違違仁夫對趙之悃款兮誠不忍其故邦謂趙悃悃謂趙數數

君子之容與兮弥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

謀慮之不長踞陳辭以隕涕兮此詎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言一本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澤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

辨一怕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禮記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釐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異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階而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父怕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忘以為誨

梁丘據贊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梁丘據字子猶事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同君不爭古號嬖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為賢不贊卒贊于此媚予所仇激贊有以梁立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

梁立不毀恣其為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
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
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叶惡民蠹國北嗚呼豈惟賢不逮古
嬖亦莫類梁立可思又况晏氏激贊梁立心焉孔粹

霹靂琴贊序

霹靂琴琴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
言有蛟龍伏其窟音也一女暴震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
空然空古東切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
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
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
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
辭識其起之左與右記樂記宋或而疏以著其事又益以
序以為他傳辭曰惟相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

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并序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也既尊而勝
矣其為技濟充大塵飛而灾去影及而福至陸州於是誠焉
不疑李韓州以李綺敷既據州磐石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
刻立之為福馬孺人之墓馬孺人陸州外孺詳孺人之生奉

佛道未嘗敢怠今既設陸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
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立兮以為寶技大苦兮升至真靈合
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為文兮上品人德無已兮

石無磷延求世兮奠坤琅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 并序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州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

事者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
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也闕於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
籍鳴和蓋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
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
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以不贊靈和粹異乎至神兮保尾童鬣
琅琅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百
本本鳴鑿在御太路遵兮世流道情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
水濱兮沛焉潛泳旋瀟倫兮倫居海逝靈无鄰
兮出夷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貼貼
身兮念切危也匪馬之慕五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誠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譏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
昧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乎未始幾動乎微

事迂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
禍君子不耻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君子
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字如不憂之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
擇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
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於中之誠懇過
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省而不夜
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
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并序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
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

箴既以儆已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管仲為姑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備焉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統統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自音怡作詭同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鄂音優左城十六文子曰君勿謂臣不敬河以及此君其取之七年晉敗楚孫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孫曰季孫之愛我疾死

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人能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舜廢備自盈抵益為痛音愈

敵存滅禍敵去刃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於壯死暴縱欲不戒匪馬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 井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棄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敗得麋麗音麗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一本麋字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交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其善然時啖

其舌淡音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眾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舁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尤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慙慙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竟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跟大嚼謂驢也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尤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求其氏之鼠

求有其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

愛鼠不畜猫犬一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

由是鼠相告皆來其氏飽食而無禍其氏室無完器施無完

衣掩音從女言掩前几掩繩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書累與

人兼行道切夜則竊齧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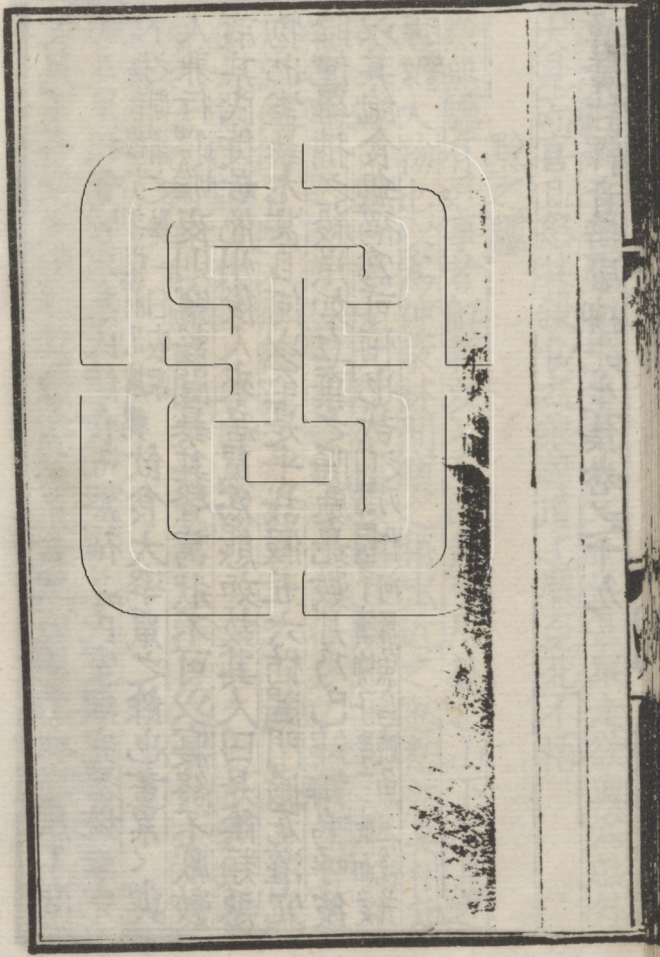
歲其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

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徹瓦灌穴

購僮羅捕之殺鼠如立棄之隱處幾數月乃已是即嗚呼彼

以其飽食無禍爲可謂也哉子續柳子厚三戒而後

序以百警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高禩佐命垂
 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
商子氏周姬氏 迭有中邦五神環運德周水德漢火德 炎
 德復起周道削滅秦德暴矣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
 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元本非也 翊而登之所以紹
 復不績不墜厥祀故曲逆指去也 去也陳平所封 起為策士輔成帝
 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胃也汶陰真侯嬰所封 脫帝密網推
 厲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鄒侯音贊蕭所封 保綏
 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高之裔也淮陰韓所封 信保綏
 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平陽曹所封 破三秦盧

魏三絳侯調勦定楚地固劉氏皆縵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
甚明天意若曰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
者必唐臣之孫故群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
探吳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
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羸以混諸侯嬴秦憑力于項
以離關東奉纘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德業木之
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
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
高祖十二年過沛置酒沛宮歌大風乃其舊都傳一本以莊王業之基生為湯
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此惟茲原廟
沛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尊靈命於是邦而群
雄至登布衣於萬裏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
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

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字
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字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
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
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閼宮惠皇嗣服爰
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
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
安知不流其神睭相舊邦之遺黎故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
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於下土故然則展敬乞靈焉可
已也銘于舊邑以由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

放勛於于也切勳也

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群蛇

輔龍以翊天門

朝一本作朝音工

登翼爰運唐臣

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
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庭約從諸侯從將蒙暴

震豐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殄霸楚切絕也遂荒
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
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皇宗湮克承崇崇沛宮
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率嚴祀建旂纛
鼓遂據天位竟遊故都永介不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勸此
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剽也嗜為寇亂皇
帝元年八月帥喪眾暴取貞无年鄭南西川節度使韋群疑
不制妖孽煽行亦作孽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
包劍門憑負立凌以張警愷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
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文嚴以國害為私離以
天討為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

待喋血

大類切謂人流血

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

祗俟明詔

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峙饗饗

音時具也取

其豐穰乃遣前軍嚴奉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

利州蹈冠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劍門大獲頑嚚

諭引却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有存以下收奪利地以須王

師剗剗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警鼓一振

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為大戮九月行營節度使高崇

安曲公忠勇憤憤音勇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關

險阨夷為大塗本傳云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

秩師長進為大藩書七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南服將校群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河圖地家日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叢險積貨混井羌鬣切狂猾窺隙信信嘯呼信音切

大信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
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列岳牧臣司梁謂嚴當其要東器備
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方機在握分
命貔貅陳為犄角綿華右逾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七書
善守者藏於上披重雲擊天踰空夷視咀艱破裂層壘殄殲
群頑內獲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二他州切大懿
囚戮劉關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樂是先開國進位南
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監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 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感懷
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
大功建焉虞帝堯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允焉
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宗乎

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
建皇極政昊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
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
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
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
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
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
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
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吳伐越得大
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
日敢問誰守焉神仲尼曰山川之守及以紀綱天下者其守
為神社稷之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虞恭就列俯儀聽命然後
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
在長久厥後啓征有苞而夏德始衰拜距太康而帝業不守

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弊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欵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炬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一作則以弼聖謨則戮防風一作刑遺骨尊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一作獻著定混區音指後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二界被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葦門銘 并序

壽州刺史臣承恩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

毗李與父被惡疾歲月就幽一作就與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一作啖宿而死與號呼撫臆

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一作洟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一作廉伏匿其中扶服頓踊一作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

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一作去而克致斯

事謹察與亡庶賤一作賤陋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齒釋耒爲業一作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

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間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

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一本无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孔子云夫孝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嚙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

時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創即齋字禮記三年問備創號
于穹昊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陪膺腐骨寒暑在廬草木悴死
鳥獸跼踟踴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天也孝道爰興克
修厥猷載籍是登在位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魯
惟昔嘗侯見命夷宮周夷王朝也周語周宣王欲得國子之
於夷亦中亦有考叔寤莊稱醇左傳隱公二年鄭莊公賁姜氏于
宮中之遂為母子如勿君子曰稱考顯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
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顯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
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慤慤上勳帝心勞達明神神錫
祕祉三秀靈泉楚詞云采三秀於山間帝命荐加亦表其
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武岡銘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處據竹交切又音老盜弄
庫兵賊督守元和六年辰歲蠻酋張伯靖按黔中觀察使

諸州連九南鈞牂牁音威柯炭武帝定外誘西原蠻置魁立
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群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
漢南越東馭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討能
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
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怒號呻吟
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先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
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繼來于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武新
厥命嚴嚴重即李志列招張伯靖遂以其家屬寄秀和等
但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鄂岳觀察使益兵三倍為時
碩臣毅于大邦切鎮也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
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為已能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不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不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不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不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不之可笑者也九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於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之得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一本命二十二人與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

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隲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乎在哉或曰堯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乎而忘也甚矣宦董表陶之賊生人盈矣曹匡官中衣冠表術兄弟交陶謙不之父曹操字孟德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

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道
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
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也矣德乎堯者蓋已
死矣其幼而有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
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
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
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上
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
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
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
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

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尔然則在下而多
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
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
一庸人之口則擊而郵之且置於遠近莫不以爲信也豈惟
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
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
難見也則而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
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
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
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載之向之謗之者會從而譽之矣是
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
曰是惡可趨平無亦傲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
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

如有誘譽乎人者吾必微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拓石吾又安取懼焉取一本作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於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賊徒隸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因劫戮用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不幸非遭卓曜而後爲禍也彼因於昏亂伏志氣辱身跡以下奴虜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

僂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僂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論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韻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及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材材字拍之滅瓜而不得其所窮窮音窮而瓜按曰舉之翹然若揮虛焉切飛也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韻余乃召僮淪湯以濯之則遽然枯音蒼然曰嚮之黃者施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

踞莊子怒則分背相踞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踞不已墜

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施

其貌蠟其言以求實技於朝者賈音古當其分則善一誤

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

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

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

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一本无

吏商

吏而商也錢重休和文後跋曰得善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

之商其為利也博汙吏以貨賄資同惡與之為曹大率多減

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苦音古周禮天

贖盜賊水火殺斃焚溺之為患事同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

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一作各一本汙吏惡能

商矣哉音廉吏以行商新下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

惡減耗時無得失負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斃水火不得焚溺

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

者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

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

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廉察也如

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

量哉雖赭山以為章泗海以為鹽亦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

舉世爭為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

好滿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

之對宋牼乎如何以利教為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

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

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

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
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
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
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海神陸遊登子爵之阿孟諸澤者在得二瓠焉劍而
振其犀以嬉解瓜取海水雜糞環蛟虻而實之謂中虫蛇
音尤又臭不可當也望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
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而
笑曰呀虛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
南無南且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滿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室
之光以為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澁音澁故其
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

環同體臭朽之與曹蜩虻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
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盪
群穢於大荒之曠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
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
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
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
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
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火又目
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痛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
波不足以充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且耳願若幸而哀我哉
東海若其抉石破瓠棋乃字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荒
之曠而水復於海盪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
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

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室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蟻蛇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備無證無佛無眾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則大患者至矣一本而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矣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群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違也遠本不若二類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類

自吾居夷謂為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

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揚子

誨之來揚子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

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妃

白四謂切肥皮厚肉手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

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併乎併音而併又非聖

人之所奔者詩曰善惡詭方不為虐也併音而併又非聖

傳謂音骨也也稽音雜同也辨韓之入言非若是言是若非

也謂音骨也也稽音雜同也辨韓之入言非若是言是若非

計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謂酒則罷德

問問決而不恃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
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懸百執事之
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
近古焉一本无近字一本无而古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
廟之制卒正於文成章孟五世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
儀卒集於小同鄭玄孫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誼孫
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為祭法盧植五世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
太尉公以禮匡義禮之高祖侍中公以禮議封禪曾祖祠
部公以禮承大事部負外郎大理公以禮輔東宮大理而
瑾也以禮奉三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
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歟四子聖璽其
大理之兄正平節公字容卿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
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字若齊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

揚字遊其門若聞韶濩亦作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
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
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子厚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
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糺即糾
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
晉孔衍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頗本右史尚書之制
太史公所記參其同異覽春秋後語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出樂音速而後之文者
寵之寵一本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
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亦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
疾作驚墮愈日其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
搜計縹裂格切攢撫融結離而之與類推

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
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
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
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
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
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叙繫于左
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
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
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
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
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
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
後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

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音作
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李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音作
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決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能
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揚評事文集後序

楊凌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
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示後學立言而
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
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
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
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
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
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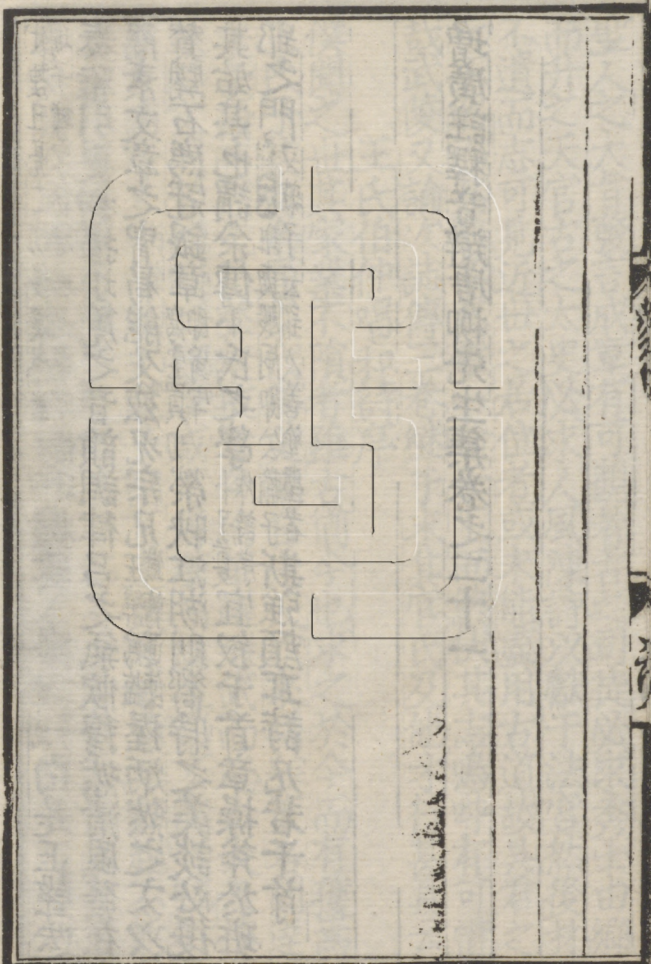
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
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
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陳子其後燕文貞
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說封燕國公益文貞張曲江張九齡
天下稱曲以比興之彙窮著述而不克備者二字其餘
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
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
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
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
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
梓潼陳叢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符一太山羊
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
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躰者歟嗚

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
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
事於文者所宜追愼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
故得奉公元兄命足發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
于後

漢陽吳君文集序

吳武慶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漢陽吳君弱
齡長鬣而廣顙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
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士率與元禮余
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用又更名武陵升進士得
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
得徧觀焉其為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
公大人之義其為誄誌吊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率六經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序

送揚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續元十四年潮京

談者謂大梁汴州東武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亟去使切猾

也訓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

憂直至非所以和衷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

以扞城而固圉也是宜慰薦與諭與火明叶向二切

也納為腹心然後感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謂以揚凝檢校中郎

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慙徒對切音東

室有眾故揚公以謀議之隙隙音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

命示信于外諸侯一作出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饒

焉容受重儒使在末位子厚時年二十七禮部郎中許公籍孟容以宏才與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崔羣字敦又為時推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澄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且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水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具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懇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與隴西李杓直李建字杓直南陽韓安平韓泰字安平泊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

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明振蕩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與與道合今將宣觀東周振榮于萬葉葉即且饒於野或命為之序序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為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禮部也貞元八年敷于主庭揚甲俊造之選首離校之列貞元十年然吾不以為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邢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間歲驟遊邢寧今戎帥揚大夫時為侯奄楊朝景字叔明為帥

遊覽使韓盡護羣校用法垂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

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

而代之位唐史云韓遊擊帥士寬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遂

帥卒以朝晨斬首惡者百餘人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

帥卒以朝晨斬首惡者百餘人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

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獨孤寔為山南西道州刺史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大戎陷河右逼西鄙唐德元取河西隴右之地積兵備虜道苦勞內置中府大倉之蓄僅而復屢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注云賈音古左傳有餘欲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濡故壘而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櫓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筋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搗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

書有論蜀文燕然之文燕然山炳烈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杜周士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遠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摠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為義府溢為高文慤而和肆而信宣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待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長武陵直而其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范傳真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兵部一作吏則必參其

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千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
之有司其一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
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眾由是吏得為奸以
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慙而習於
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
后去其職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方
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其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或
績復於有司為宣州盛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
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
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
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
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祿庶可
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為殿中侍御史廳

正以是言也告於其餘子厚咸悅而尚之故為詩以贈
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李南容歸使縣句詩序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一有石渠則
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救棄客于吳相如遊于梁其或致
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
者也勅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貞元元年又膺邯鄲之召
禮記比會元戎直道自達吾濟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
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子之間禮記禮記易子雖救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
復于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趣舍禮記禮記願惜其離曠卜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
編貝繁如貫珠琅琅清響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往也元

之賦圭璋交映或受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得說
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
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觀其樂嗜經書慕山叢疑和抱其
氣象甚茂雖在綺紉而私心慕焉言其素也前按在於
統齊之問注並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
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
次陋巷余與會于其居野墟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控抑所
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前元十二年禮部侍郎呂清知
鞭中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盼有耀余獲贊於蔡道儒氏親
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
絕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為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

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竟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

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杖節告余東游是將

乘南於今南州西二百里有古於城浮溪池歷郢城并加下

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及皆加

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羣之思行益少矣知言

離羣素居僕不腆地見邀為序征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

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班甫

隴西辛殆庠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練素以班孝廉之行爲

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贊而禮言不贖慢行不

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出其家業其風流後胤耽學篤

志之士往々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勸勤羊至

切勞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里焉貞元十七年禮部侍郎

則高郵知貢舉班

鞠為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為大夫
良肅之父在今將拜慶寧觀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
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為諸侯師嚴震為山南
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
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
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
之曹歟相國馮翊王公德宗驛奉天進封功在社稷德在生
人其門子門子謂曹子出孔記左游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
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
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
因寓子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

送獨孤申叔待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

蓋聞左文士性之仿佯臨均平得勝槩焉吾固翹之褰裳奮
懷舊都日以滋其獨孤生周人也仲孤申叔字子重性而先
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社志益強力挾是而
東夫豈徒往乎溫清奉引之曠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
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
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晋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
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
飾乎外則是設覆為拜也辨音揭執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
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姑於是有所磋琢磨鍊礪
括羽之道韋華何季之南山有竹不棘自直斬而用之其入
鋒也括音括不棘深乎蒲云斲子木切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

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怕以幼孤羸餒爲懼恤
焉遊諸侯求給乎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
於孝節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爲冠屨以春秋爲襟帶
以圖史爲佩服琅琅乎環墮牙之響發焉謂出煌乎山
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
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
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爲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
爲之如趙生度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趙崇儒或曰趙昌以碩德
崇功由交廣臨荆州仁我若子姓前漢田恩禮重厚有賢能
爲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爲之用
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

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
嘗不盡然內傷傷處也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特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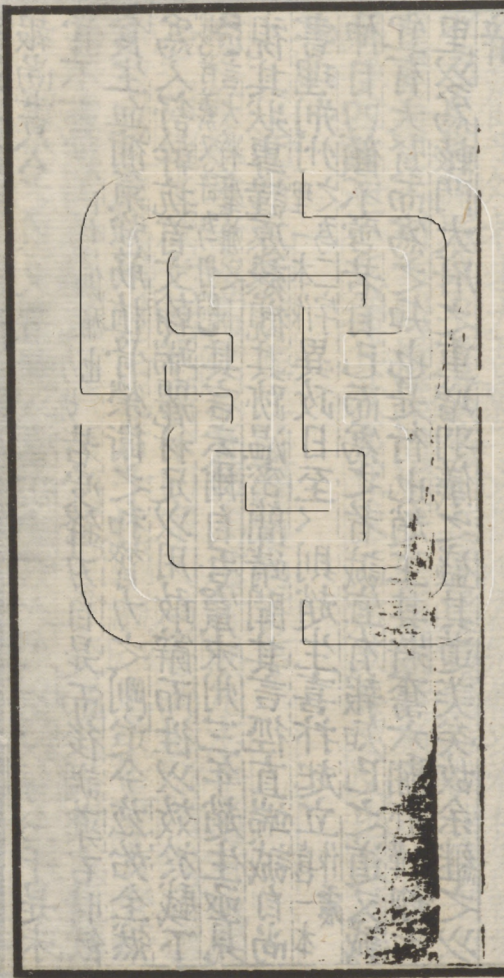
爲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效於戲下

視其狀專謹言大將軍廉之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

書理荆州理一本作異政日至今則趙生喜并起立喜一本

宜有大賢而爲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翻下翔千
里以爲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

辭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周詩序

潤之次盜竊無切切也竊也竊也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

二年憲宗元和大立制度於是盜悉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

中良守不為己用者誅階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

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

辭卒致具有間盜家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

上道盜以徒百人渡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

前漢年表設無幾盜無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

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求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

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勇躍其誠鏗鏘其

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懷於內廉若輩也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

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吾之先焉者傳言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擊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南承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越語王令軍孤子寡婦疾貧病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漢武太初元年初置羽之烈故君自未成童也常第四承嗣七歲以父死節即授以歲人猶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都尉別駕而子單侯于鉞鉞侯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君之上田之錫猶控於有司之手始由涪州為涪州涪州扞蜀道扞寇劫晝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敵亦曰彼忠烈胤

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贏縮受

謹茲郡承貞元年西川凡二歲朝廷建大本真萬邦

立節王寧為太子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况涪州家聲之大

裕蠱之志宜无波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

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求

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譽逾異於他部優詔既至

而君適歸於文離合也文詔令也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

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

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而不忘

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賦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一本無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藩

飲食之薛音虎水涯也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汝

也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
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
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真怠若事又盜
若化其器則必甚矣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
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
淳于理者得不怒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
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
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
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授序

薛判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之歎是鮮不怨然怨憤黜音微念列
於上類於下此怕狀也異於怕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
軍興之際兵亂不夫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

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

薛嬰始生河北軍有勞未
及探會其長子舉謀及黨

深以罪聞
嬰坐賊

不戚於貌不怙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

有異於怕矣哉朝廷施恩澤凡受譴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
近壤薛君去連而更於朗朗州名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
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怕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
欲辭願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灘水
難力支切出荔浦各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遂
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也無所束縛自取羶羶
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膺膺為吏應何自苦為
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
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以遊燕魏趙代聞知人情識

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
以有獲乎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
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既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嚴忠長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
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
我者其可乎哉余論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
礪之誠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潛發清源激揚
洪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射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
馮翊公有大勳力盈于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
坤隅柄是文武謂嚴震也若子者生而有補績梁肉之美不
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修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候其
門有亞夫之繁戟焉繁戟謂魏絳也中人之

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動儒素退托於布衣

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嚴公既元五年登第以及於子

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

訟爲謙如此其可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

者一本无若高陽齊據者皆賦命余序引余扑不曉文故書

嚴子之嘉言論于右簡論字一竊憂賤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元

周乎志者窮蹙不能變其操躓音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

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

進業既游京師寓居所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

躓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
於應卒忽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鄉當二甄之辱

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殷墟脩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蒙曹之器者吳越春秋越王劍五純鈞湛盧鐘錡蒙曹巨關也患不得舉兇而刺之之轉切也又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宜其利乘其時夫可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度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頁鄉里而后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偶賦喙甚直一本上有甞有美餌者字一本者作懷而缺望獲魚之暮賦切廉

切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衰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孝為文無謬悠迂誣之談鍛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齊映接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及又極睡切負書箱也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掌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迂延二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鈞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數其若心曾何然吾聞焚舟而克秦孟手劍而盟者盟于羊唐十三年公會齊侯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左傳二十三年孟明刑壓境之耻公羊唐十三年曹子曰無

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遠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
姑所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中切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崔策字子符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
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
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
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假文孝一本尚之以
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
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
人及物者隆之文騰實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
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
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
而不獲家有冤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音闕按崔君惟口志
出刺連永二州未至

永而連之人恩君御史按章
具獄坐流離州切弟訟諸朝任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

悼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佛人也仁孝一本如是且不見

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

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

者則是術也且用僅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

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鏃礪之事注見前

膺序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翻讀其書聽其言

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

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

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謂望之未覩微而隱而未

見曠乎遠而有榮者也曠他曠切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

星其果合乎元七年辛未歲在鶉首至九年癸酉僕時愷子厚遂登第酉与辰合壽星屬辰也

然海之難也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實於懷耳

未克沃而忘之也後果依違汗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

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

今蔡君馳聲耀奪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

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

樂夫不憂者此五字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孝焉丈人牧人

南邦君展觀承顏婆娑安愉樂之暇則充其經旨茂是文苑時

焉逃哉溼速之事則督使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韋中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自然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

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

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

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

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自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

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

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

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

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一作不取有司之過也昭公

年九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

以罪有司而况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

非也孔子不遊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

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迂其人

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畧

自命鄉論士之制讓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

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
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
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高舉備位于禮部擗袂矯枉
痛抑華燿首京師之貢者館本非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
議甲乙伍中其沈沒厄困之士習戶寒賈而得榮名者連眇
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
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文
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
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
其初而退返吾其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
又不能已故畧下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稱罷歸江淮詩序備一本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顧
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柳下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
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懼
孟子贊之今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
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備灑之養備息有切
自委切乏庾奎之畜逼進無成逼筆力切東轅淮湖雖欲脫
滑也細故於胷中味道腴於舌端勉脩厥志懼不恒久子當射我
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
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醜贖同見善不敬與
昏瞽同知善不言與闇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

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觀微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爲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爲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適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勸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

信過

具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祗肅出

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術術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屢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各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

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此耶用是愈
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宜復
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
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并何然謀以信厚少言畜
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
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
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與能字非為尚書吏
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承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禮部屬
部員外郎登為禮部郎中吾然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
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
自吾為僂人僂字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

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解解質厚不語敦朴有裕若器焉必
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
富好慕其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
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解焉
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
不得升也其唯州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
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後漢盧植涿郡人植子毓兄弟三人
咸為帝者師元和姓纂盧子偃子略會稽諸葛子兄弟三人
帝師帝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有子字非廣
而不肆巽而不懼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
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

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選也而中丞之道光大編史中丞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呂謂第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靡寒蒙難抵暴梓抑無告梓以吁而憐者呼本皆飽窮厄而孤危詭詭仲仲詭音恰中救中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馱梁稻欺統穀勿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洞野外謂之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甍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

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為直道值其一本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賈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于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作好一本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五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崔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
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騰
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
其故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
賢合烟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
若元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大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
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悟體直陵丈謚也不知
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
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
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越
起湘中越千資切爲顯頽客耶顯頽字余既委廢於世帕得
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
溪曰冉溪一作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
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
古有愚公谷愚公谷中見一老公問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以臣名之今予
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斷斷然子世家云然則
如也不可可以不更也聲平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
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
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
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
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錯置皆皆山水之奇者以余
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切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
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坻石與音大
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胥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

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昏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漢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无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婁圖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避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以形於故仲於歌詠是故有其具故字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

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借未達故贈詩有為字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游乎顛氣之始間歲无克已字也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欲志是會以貽子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少觀鄭志左傳襄公十七年事克已其慕趙者歎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歎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
 牛馬之飲者拔子厚依結繩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飲于溪離坐其
 皆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率籌之
 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洩于水不止于五釐也小不沉于
 底者過不飲而洩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
 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進者去者住者住一本衆皆據石本
 有立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
 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洩一止一沉獨三飲
 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瘵瘵切瘵內結痛不能食酒至是醉
 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損
 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曼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
 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

數糾飲而為密者數音朔案今則率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礼
 無叫號而極不相裼而違非金石而和去糾飲而密簡而同
 肆而恭術術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
 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基

序飲序基此二篇古本或有或无

房生直温與予二弟遊宗直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
 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基二十
 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
 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一毫如其第書之既而
 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
 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慄一作慄亦鮮
 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

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
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
而下貴焉而賤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錫以遠焉然
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慕者歟無亦近
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不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
矣有敢議其善不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滿者歟
一本作氣不揚而志不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
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
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
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慕者故叙

